

## 【姬屋藏郊】榴熟时节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16504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165043>.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屋藏郊, 发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 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28 Words: 4,743 Chapters: 1/1

## 【姬屋藏郊】榴熟时节

by [junshanyue1010](#)

### Summary

5000+孕期，上一篇《椒花坠红湿云间》的后续，甘甜醇美的王后郊，来跟一起吃点红石榴吧

PS：虽然但是，石榴是汉朝才传入我国的，我这是为了开车瞎写不要当真

玉刻冰壶含露湿，斓斑似带湘娥泣。——唐·无名氏《石榴》

榴熟时节，有管事的人巴巴献了两筐来，挑的全是那极硕大饱满的，不费什么力便破开了皮，深红的籽儿呼之欲出，红宝石一般，晶莹剔透，连带着飞溅出几滴鲜红的浆液，鲜果清香瞬间在鼻间蔓延开来。

石榴多子，献给王后最合宜。

殷郊七个月的身子，肚腹像小山丘一样高高隆起，整日懒散在榻上不爱动，听了这谄媚的话，竟难得展颜一笑。

赏了些宝贝把人打发走，殷郊轻轻抚摸着肚子，唤宫人取了冰块来挑几个石榴冰上。

初秋暑热未褪，殷郊是个贪凉的性子，鲜石榴用冰镇了，滋味最佳。

高足白玉盘呈上来，盘底儿铺了一层细碎的冰块，剥开的石榴稳稳躺在上头，密密匝匝的深红籽儿紧紧挨着，有些受不住挤压，散落下来卧在碎冰里，好似红白晶石交相辉映。

殷郊拈了几粒宝石送进口里，贝齿上下轻咬，清透的果浆爆开，清香缠上味蕾，带着一丝冰爽。

果子熟透了，合该被好好品尝，才算不辜负它辛苦结了满房沉甸甸的籽儿。

人也是一样。

越成熟越有滋味儿，只等着有心人来采撷，像吃石榴一样，含在嘴里，轻轻咀嚼，而后闭目回味沁香满口的丰沛汁液。

只可惜有些人不解风情。

自他有身孕以后，姬发一直忍着不碰他，偶尔情潮泛滥，他实在受不住了主动缠上去，最后也不过指头告了消乏应付了事。姬发倒是好整以暇，不肯碰他却又夜夜与他同宿，阳气旺盛搅得他辗转反侧，好容易合眼又是春梦频频，却偏偏每回都在临近高潮时惊醒，弄得他上不去下不来，自己偷偷夹紧了腿磨蹭锦被，也怎么都不得释放，折腾出一身汗只徒留身下湿漉漉一片和满身心的空虚。

清晨姬发起身更衣的时候，跨间晨勃的昂扬就支愣起衣料来，殷郊偷偷瞥见，馋得他望眼欲穿，姬发却总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叫他多睡会儿，然后就撒下他上了朝，他哪里睡得着？姬发分明就是故意在吊着他的胃口！

真讨厌！还没想那么深，竟又生了绮思，他呼吸微促，穴口湿润起来，感觉褰裤有一点被濡湿了。

怎么办呀？姬发不肯给他，连个器物都不许他用，原想生生忍下，攥紧了拳，石榴籽儿在掌心裂开，鲜红汁液顺着指缝流出来，芳香四溢。然而情欲如山倾，实在是忍不住，他环视一周，起身跨坐在软塌的木扶手上，隔着裙摆去蹭坚硬的木头，磨得肉花越来越鼓胀，越来越湿热，却没得半分纾解。

半晌没了力气，他委屈地红了眼睛，重新躺回榻上，等喘息平复，唤来宫人。

“你去请陛下下来。”

姬发赶来时便见这样一副香艳景象。

那可人儿慵懒地斜倚在榻边，乌发披散，上衣松垮垮挂在身上，领口大敞，下身罗裙半解，露出一一点雪白修长的腿，长长的裙带垂在地上，直蜿蜒到他脚边，那双罗袜倒安分穿着，只是双足耷拉到榻外，轻轻晃动着。

殷郊看见他来了，眼神无辜又纯真，笑吟吟地与他对视，一边还在往嘴里塞石榴籽儿。

姬发视线扫到桌上的玉盘，无奈的摇摇头，走过去握住他的手。

“你有身子，怎么还贪嘴吃冰的？”

“我可是神仙，哪里有凡人怀胎那些忌讳。”

殷郊朝他娇嗔，这话也在悄悄暗示他，不必那么小心翼翼的，就比如有些事……

姬发故作不懂，在他身边坐下，殷郊很自然的躺到他怀里，一头墨发如瀑般垂落在他膝上。

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姬发眸光一滞。

殷郊捏了几粒石榴籽儿喂到他嘴里，他下意识咬开，直到清香在唇齿间弥漫，才回过神来。

“甜吗？”

“甜。”

他喑哑着答。

“我也觉得”，殷郊说得很平淡，“甜就多尝尝。”

然而下一刻，殷郊勾着他的脖子吻上了他的唇，他怕吻得深了惹出不可收拾的火来，扳着殷郊的肩膀想分开，殷郊却不依不饶地缠上来，主动把小舌伸进他口腔里挑逗他，他感到那截灵活香软的红舌之下有几粒硬硬的东西，是石榴籽儿，他咬了一口，连同那香舌一同含住，香气蔓延，有些醉人，不知是果香还是殷郊的仙香，他开始反客为主，去吮吸殷郊舌面分泌的津液，细细品味，好分辨那香气的来源。

他们唇舌共舞了好一会儿，口涎滴落下来，洇湿了胸前衣襟，直到两人都呼吸急促，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殷郊望着他，眼里的情欲一览无遗，蹭开了裙摆，拉着他的手往自己身下探去。

“姬发，我好难受……你倒是帮帮我。”

殷郊脸红到了脖子根，被欲火煎熬得眼角发红，已是在用身体本能蹭着他求欢，再不帮他纾解，怕是真要出问题。

于是姬发把他放平躺在自己膝上，一手护着他的肚腹，一手摸进他身下。

那里已经湿得一塌糊涂，姬发十分顺畅的伸了一根手指到穴内，穴肉瞬间饥渴地蠕动上来。空置了大半年的小穴终于被造访，殷郊舒适地眯起眼，夹紧了腿索求更多。

姬发带着薄茧的手指在他穴里进出扣弄，弓起又舒展，手法娴熟，激灵得殷郊闷哼一阵一阵。其余四指也不闲着，拇指拨开肥厚的阴唇，来回拨弄刺激着娇嫩的阴蒂，另三指在会阴处揉捏打转，接了满掌的湿滑蜜液。

姬发的手指修长，戳戳弄弄就探到了花心深处，轻轻一顶，殷郊突然浑身一颤。好没出息，他神情迷离地想，怎么被姬发一根手指就玩成这样。

身下快感堆积，胸口却因没有抚慰而开始发痒，殷郊扯开衣领，露出胸前大片春光，缓缓伸手去抚摸自己的胸乳，却被姬发一把拍开。

殷郊不悦地瞪他一眼，没什么杀伤力，反倒媚眼如丝，像软软的调情，看得姬发手上一紧，抠得狠了，直接把他送上了高潮。

折磨了大半年了，终于如愿攀上一回云端，殷郊两眼翻白，仰头轻喘，回味高潮的余韵，姬发从那极湿热的地方抽出手来，一看指头都被泡皱了。

“郊儿，怎么这么敏感，嗯？”

姬发低声附在他耳畔调笑，随后就着满手的湿滑摸上他的胸乳，由于怀孕，他的胸乳变得更绵软肥厚，抓握起来手感甚佳。殷郊被摸得舒服，挺着胸往他手里送，姬发就用拇指去逗弄他朱红的乳粒，没两下那朱果裹满晶莹水光，与从冰水里拈出来的石榴籽儿一般无二。

殷郊被他玩弄得又起了反应，浑身散发出淫艳的香气，小手不安分地往姬发胯下摸，却被生硬地一把按住，姬发同时停了手上的动作，用他的衣袖擦干净手上的淫液，淡然道：

“好啦，该休息了，我抱你去沐浴。”

好了？殷郊愣了。

他都没有吃上真家伙，股间滑腻腻的还在淌水，浑身软绵绵一碰就酥，他的火没降反升，姬发居然说好了？

这也就罢了，难道他这个样子，姬发就一点反应没有？孩子还没生呢，就厌弃他了？

殷郊又委屈又恼怒，不知哪来的力气扑倒姬发，低头去解他的腰带，衣袍散开，那根昂扬狰狞的巨物猛然弹出，几乎打到殷郊脸上。

殷郊心里松了口气，伸手上去撸了一把，又粗又硬几乎握不住，上方传来姬发一声压抑的低喘。

殷郊抬头怒视他，带着一点得意，姬发无奈地看着他，抚摸他毛茸茸的发顶，哑声道：

“郊儿听话，别闹，我不想伤到你和孩子。”

这么多时日，他何尝忍得不辛苦？殷郊身上随便一处都能让他迷了神智，他怕自己做起来忘了情克制不住，伤到殷郊，所以干脆一点不沾。

他说得温柔又坚定，殷郊泄了气，可身上心里的馋还没解，掂着手里沉甸甸的火热阳具，穴里直发痒。

心一横，殷郊蹬掉下裙，下半身光溜溜的现在他眼前，只剩一双罗袜还在脚上套着，上衣也只堪堪挂在身上，轻轻一扯就要从肩头滑落。

光滑的长腿一伸，跨坐在姬发身上，用淫靡湿滑的会阴处去磨蹭姬发的阴茎。

“姬发……我想要你，你进来。”

殷郊泪眼汪汪看着他小声哀求，声音像小猫爪在心里挠过，听得人心痒难耐，姬发怕伤了他，不敢答应也不敢动，被他撩得眼睛通红，却仍硬生生忍耐，两手紧紧攥拳，几乎要把锦褥拽裂。

“陛下，夫君，你疼疼我。”

殷郊见他还在硬撑，愈发温柔小意起来，缓缓挺腰蹭他的柱体，穴口滴答着水，晶莹水液在他的晃动中滴落到姬发的龟头上。

嘶——姬发觉得自己的下体涨得要爆开了，此时再忍耐便不算个男人了。

看见殷郊的大肚子，姬发又忍下给人推倒狠狠操踏实了的冲动，温柔地牵起殷郊的手，在他指尖落下浊重的一吻，随后托着他两瓣臀肉，挺腰对准那湿润的穴口，让他一点点下坠，慢慢使巨龙完全没入他体内。

“啊——”

得偿所愿，被日思夜想的阳具塞得满满当当的殷郊终于发出这段时日以来第一声真切的喟叹，身心的寂寞空虚逐渐被真实强烈的快感取代，他迫不及待想要姬发把他凿个通透，止一止骚穴里的痒。

姬发一边护着他的肚子，一边小心翼翼地挺动，动作虽不甚剧烈，却次次直捣花心，殷郊

在他身上一颠一颠，快感直冲天灵盖，仰脖大张着口吐息，情潮触电般从小腹往上窜，浑身每一处毛孔都在叫嚣。不知起伏了多少下，殷郊眯着眼潮吹了，姬发扶着他的腰退出来，也泻在他会阴处。

两人倒在榻上，不顾身下的泥泞，彼此拥抱着在对方身上乱亲，好不温存。姬发替他擦掉额头的细汗，将他被汗湿粘在脸颊的碎发捋到耳后，殷郊脸色绯红，眼波流转，呼吸微促，吐息如兰，一副承欢后仔细回味的模样。

平复几下，殷郊朝姬发狡黠一笑，撑着他的肩膀起身，去桌上拿了个石榴。姬发宠溺地看着他用纤手破开，粒粒分明的红宝石散落一身。

殷郊剥了几粒笑着去喂他，姬发像个与宠妃调情的昏君张嘴接过，同时夺过殷郊手里整块的，也捏了一粒装作要喂他，殷郊伸过头张嘴，他却躲开，再伸，又躲，逗了人几次，挑眉看他一眼，丢进自己嘴里。殷郊被耍，又气又好笑，扑到他身上锤他，姬发笑着由他打闹，自顾自品尝着石榴。

见状殷郊眼珠一转，也起了坏心，枕着他大腿躺下，对着他跨间那条蛰伏的巨龙轻轻吹了口气，而后伸出舌尖细细舔过柱身，到了龟头处小舌一卷含进嘴里，挑逗意味不言而喻。

“嘶——”姬发一僵，却佯装不为所动，“方才还不够？”

“不够，不够嘛，哥哥……好夫君，你再好好疼疼我，我想死你了。”

殷郊含着姬发的龟头黏黏糊糊地说，舌尖在马眼处来回骚动撩拨，他的下身夹着姬发的小腿磨蹭，蠕动着的小穴不断分泌花液，蹭得姬发的腿上黏糊糊。

小舌卖力舔弄勾引，没多时沉睡的巨龙在他口中复苏，变得坚硬滚烫起来，姬发不再忍耐，从他口中抽离，起身一把将他扑倒。

殷郊娇媚一笑，主动向他打开花穴。那里的颜色比熟透的石榴还艳红，一翕一张涌出湿滑甘甜的蜜汁，引诱着人来拜访品尝，姬发轻松地伸了两根手指进去，微微搅动，便引来殷郊一串撩人的轻吟。

他抽出手，指尖的清液几乎滴落。

“就这么骚？”

他笑着把手指送到殷郊嘴边，殷郊伸手扶住，小舌缱绻地舔上来，把他自己流出的水又卷到口中咽下。

“自己的味道甜不甜，嗯？”

殷郊色情地吮吸他的指头，抛了个媚眼。

“陛下尝尝就知道了。”

姬发眼中火光闪烁，额头青筋暴起，他越这样，越迷得殷郊找不着北，什么混话都往外蹦。

“陛下，哥哥，你行不行呀？郊儿下面都发大水了，你倒是堵一堵呀。”

姬发眉心一跳，笑得危险，拿起方才那半个石榴，不徐不疾剥掉皮，把籽儿攥在手里，直到快握不住，手一松，深红宝石下雨一般落在殷郊如玉的身体上。石榴籽儿粘连在白皙肌肤上，随着他胸口的起伏微微抖动，像昆仑山上的皑皑白雪缀满落英。

灼热绵密的吻落下来，姬发啃咬他的脖颈、肩头、胸口，把粘在附近的石榴籽儿卷进口中咬破吸汁，红红汁液溅在他身上，又被姬发仔细舔干净。

胸口朱樱充血挺立如最醇熟甘美的果实，姬发吃净他身上的石榴籽儿，又回过头来一口咬上那圆润的朱果，含在嘴里细细品味。他是熟透的浆果，咬一口便汁液流淌，甘甜顺着口腔流进人的心尖，只一滴就能叫人大醉酩酊，回味无穷。成熟的果肉口感弹滑软烂，入口即化，在唇齿间空留一阵芬芳，叫人怎么尝也尝不够。

殷郊胸口被他啃得酥酥麻麻，见他似是有些沉溺于此，迟迟不进入正题，双腿便主动缠上他的腰，用穴口的粘腻去蹭。

“啊……夫君快进来，郊儿下面好痒，要夫君捅一捅才好呢。”

殷郊搂住他的肩膀，在他头顶轻吟挑逗。

姬发被他这话一激，挺腰便送了进去，瞬间被填满带来身心的舒爽，殷郊愉悦地夹紧他，随着他的进出扭腰，眯起眼享受次次直捣花心的乐趣。

正面进入总怕伤到孩子，弄得不尽兴，狠狠抽插几下，姬发抽出来，把他翻了个身，摆成跪趴的姿势。殷郊被情欲燃烧掉了神智，也顾不上羞耻，扭着雪白饱满的臀求他赶紧操进来。

姬发打了他肉臀一巴掌，顿时肉波翻涌，随后长驱直入，一插到底，扶着他的腰猛烈地撞

击起来。

“哈啊——哈……好哥哥，啊——”

殷郊被操得两眼翻白，口中没轻没重乱叫起来，呻吟如浪潮一声压过一声，花穴里水液横流，湿滑不堪，却仍不知羞耻地绞紧，挽留那根进出不停的滚烫铁棒。姬发这根粗硬的淫棍，就该用来堵他这个淫窟，他想。

期间不知道吹了几回，淫液流了满榻甚至溅到地上，连一旁的石榴都被淋上水光，深红浆果晶莹闪烁。他被撞击得魂魄都要飞出去了，只记得自己终于得以酣畅淋漓地高潮一回。约莫百十来下后，姬发把浓精射进他的穴道里，待抽出疲软的那物，殷郊浑身汗湿地倒在榻上，仰躺着大口喘息，双目失神，姬发知道他这是被操踏实了。

狂风骤雨初歇后的欢场凌乱不堪，皱成一团的被褥和衣衫上各种液体纵横，还粘着被压烂的石榴果肉，空气中精液的腥膻、潮液的咸骚、果汁的清香，混在一起淫靡又腐烂。

殷郊脸皮薄，他们俩白日宣淫过的战场自然不能让宫人来打扫。姬发把过度承欢后一动不动放空回神的殷郊抱到榻上相对干净的一角，而后亲自清理起来。结束后抱着人到汤泉池子里清洗，在水中又胡乱对付了一回，殷郊倦极，又被温热的泉水一蒸，中途便昏昏睡去。

姬发给他细心清理好，用布巾擦得干干爽爽的，才把人抱回床上安置。折腾一通天已经黑了，殷郊这时候睡下再醒便是明早了，姬发望着他安静的睡颜，抚摸他高高隆起的肚腹，满脸柔情，身心舒畅。

良久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阴着脸往寝殿门口走，路过桌上那几个罪魁祸首的石榴，冷冷地瞥了一眼。守门的宫人见他出屋纷忙下拜，姬发沉声严肃道：

“今日来献果者，赏他三个月俸禄，永不许再踏入王后宫中。”

宫人们被这莫名其妙的赏与罚弄得一头雾水，却也不敢多想，连声应下照了吩咐去办。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